

[法] 卡特琳娜·班科尔 著
黄荭 曹丹红 译

Katherine Pancol

鳄鱼的黄眼睛

Les yeux jaunes des crocodiles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鳄鱼的黄眼睛/[法]班科尔著;黄荭,曹丹红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1

ISBN 978-7-5442-4602-6

I. ① 鳄… II. ① 班…② 黄…③ 曹… III. ①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549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053

LES YEUX JAUNES DES CROCODILES by Katherine PANCOL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鳄鱼的黄眼睛

[法]卡特琳娜·班科尔 著

黄荭 曹丹红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翁姗姗 何娜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内文制作 马海燕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401千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4602-6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第一部分

约瑟芬一声尖叫，扔下了削皮刀。方才刀子在马铃薯上哧溜一滑，刮去了腕上的一大块皮。血，到处都是血。她看着青色的静脉、红色的伤口、白色的水槽、黄色的塑料沥水盆，以及盆里削皮后又白又亮的马铃薯。血一滴滴地掉落，弄脏了她的白色罩衫。她双手撑在水槽的边沿上，哭了起来。

她需要哭一场，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有太多的理由，眼前就是一个现成的。她眼睛一扫，找了块抹布，拿来缠住伤口。我快变成喷泉了，眼泪的喷泉，鲜血的喷泉，叹息的喷泉，让我死了算了。

这倒是个解脱之道。任由自己死去，不声不响地。如同油尽灯枯。

就让我杵在水槽边直挺挺地死去吧。但她立即纠正自己，没有人能直挺挺地站着死去，要么躺着，要么跪着，把头伸进烤箱或者浴缸。她曾在报上读到，女人最惯用的自杀方式是跳楼，男人则是上吊。从窗口跳下去？她永远办不到。

但她可以一边哭一边任由自己的鲜血流尽，不去想自己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还是白色的，慢慢地昏睡过去。或者干脆扔掉抹布，把手伸进水槽！甚至，甚至……可这样还是得站着，而没人能站着死去。

除非是在战斗中。在战争年代……

战争还没有开始。

她吸了吸鼻子，整了整捂在伤口上的抹布，强忍住泪，定睛望着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身影。她的铅笔还插在头发上呢。来吧，她对自己说，削

马铃薯吧……其他的事，以后再想吧！

五月底的这个上午，阴凉处的温度计都显示有二十八度。六楼阳台挡雨披檐下，一个男人在下国际象棋。他独自一人在棋局前凝神苦思，还煞有介事地帮这方下完就换到对面去帮另一方下。只见他起身走动，端起个烟斗轻抽几口，然后弯下身，吐出一口轻烟，拈起一枚棋子，放下，退后几步，再吐出一口烟，重新拿起棋子，下到别处，这才点点头，放下烟斗，坐回另一把椅子上去。

这个男人身材中等，外表考究。浅栗色的头发，深栗色的眼睛。裤线笔直，鞋子锃亮得仿佛刚从鞋盒里拿出来。衬衫袖子卷起，露出纤瘦的前臂和手腕。指甲光滑油亮，只有用心的美甲师才能有此杰作。皮肤淡淡的褐色似乎与生俱来，加深了他带给人的米金色印象。他像极了儿童玩具专柜里的那种纸娃娃，出售时只穿着袜子和内衣——人们可以为它们做各种打扮，不论是飞行员、猎人，还是探险家。这男人完全可以现身于某本家居装潢杂志的商品目录，以期赢得客户的信赖，彰显家具的品质。突然，一个微笑映亮了他的面容。“将军！”他对想象中的对手说道，“老兄，你输定了！我敢打赌你没料到这一着！”他满意地和自己握了握手，然后改变声音，向自己道贺：“干得漂亮，托尼奥！你真是太厉害了。”

他摩挲着胸口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决定给自己斟一杯酒，尽管现在还不是喝酒的时候。通常，他都在晚上六点十分边喝开胃酒边看《冠军竞答》。朱利安·勒佩尔的这档节目已经成了他每晚急不可耐的一个约会，要是错过就会很沮丧。他从五点半就开始等候，迫不及待地想和人们推出的四位选手一决高下。他同时也等着看主持人会穿什么上衣，搭配怎样的衬衫和领带。他对自己说，应该去报个名，碰碰运气。每晚他都对自己这样说，却从未付诸行动。想必得先通过淘汰赛吧，而“淘汰”这两个字里有点东西让他感伤。

他揭开冰桶盖，小心地夹出两块冰，放入杯中，然后又往里倒了些白色马提尼。他弯腰捡起地毯上的一根线，然后直起身，抿了口酒，咂咂嘴，感到心满意足。

每天清晨，他都会下国际象棋。每天清晨，他都做着一成不变的事。七点和孩子们一同起床，早餐是烤面包机调到四档后烤出的全麦面包配无糖杏子果酱或咸黄油，以及手工现榨的橙汁。之后做三十分钟体操，锻炼背肌、腹肌、胸肌和大腿肌。然后看报，报纸是女儿们每天上学前轮流给他买的，他认真研究上面的招聘启事，如果有看似不错的，他就投简历过去。接着是淋浴，就着皂沫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选择白天穿的衣服。最后，下棋。

挑衣服是每天早上最大的难题。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着装了。是穿带点休闲风格的周末服装，还是套装？有一天，匆忙间他套了件跑步服出门，大女儿奥尔唐丝对他说：“爸爸，你不用工作吗？你一直在休假吗？我喜欢你穿漂亮外套、衬衫，系领带的帅气样子，以后别再穿厚运动衫来学校接我了。”随后，她缓和了语气，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和爸爸说话，而他的脸色已变得煞白……她补充了一句：“亲爱的爸爸，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我要你永远是最帅的爸爸。”

奥尔唐丝说得对，当他衣着考究时，人们看他的眼神也不一样。

棋局结束后，他给吊在阳台边上的植物浇水，拔去几片枯死的叶子，修剪老枝，在新芽上喷点水，翻翻土，用一把勺子给该施肥的地方施施肥。一株白茶花让他费尽了心思。他同它说话，在阳台上逗留了许久，照料它，擦拭它的每一片叶子。

一年来的每一个清晨，都是这样一成不变。

然而那天早上，他的节奏比平常慢了半拍。棋局厮杀得过于激烈——他本不该让自己深陷其中的，可当一个人无所事事时，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耗尽，他可不能让自己失去时间概念。“当心，托尼奥，”他自言自语道，“当心！你不能放任自流，清醒一点。”

他已经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虽然在听到自己叫出自己的名字时还会皱一下眉头。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他决定不去管那些植物了。

他从厨房前经过，妻子正在里面削马铃薯。他只看到她的背影，再次发现她发福了，脂肪像救生圈一样堆在腰间。

他们刚搬进巴黎近郊的这栋楼时，她还没有救生圈，纤细苗条。

他们刚搬来时，女儿们还只有厨房水槽一般高……

他们刚搬来时……

当年的好时光。那会儿，他会撩起她的套头衫，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呢喃着“亲爱的”，直到她身子发软，弯下腰，两手拉着床罩，以致弄皱了它……周日，她做饭。女儿们嚷着要刀子，给“妈妈帮忙”，或者要锅底，“用舌头把它们舔干净”。夫妻俩满怀怜爱地看着她们。每隔两三个月，他们就会给女儿们量身高，然后用黑色铅笔标在墙上。如今，墙上有无数记号，后面跟着日期和两个名字：奥尔唐丝和佐薇。他每次倚在厨房门框上时，都会被一阵无边的忧伤侵扰，更感到现实混乱得无可救药。在卧室或客厅，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每次忧愁来袭都是在厨房，这个曾经的幸福之舱。热情，祥和，香气四溢。锅里冒着热气，抹布晾在烤箱上，巧克力隔水在锅里融化，女儿们在剥核桃。她们举着蘸了一圈巧克力的手指，给自己画上小胡子，再用舌头一下一下将它们舔掉。玻璃窗上的水汽幻化成珠光闪闪的花边，让他误以为自己身处北极雪屋是某个爱斯基摩家庭的一家之主。

从前……幸福曾经在那儿，牢固，让人安心。

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书，一本乔治·杜比的书。他弯下身去看书名，是《骑士、女人和教士》。厨房的桌子是约瑟芬工作的地方。从前，她的收入只是家里的外快，如今却变成全家人的生活来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十二世纪女性研究领域的专家！从前，他总是忍不住嘲笑她的研究，每每提及，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我的妻子迷恋历史，但只对十二世纪着迷，哈哈哈！”他觉得妻子就像个可笑的女学究。“亲爱的，十二世纪可不够性感。”他一边说一边捏她的屁股。“但法国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走向现代化、商业、货币、城市独立和……”

他吻住她，让她住嘴。

可如今，他们全家都靠十二世纪养活。他清清嗓子，想让她转过头来。她没时间梳头，头发用一支铅笔盘在头顶。

“我出去转一圈……”

“回来吃午饭吗？”

“不知道……就当我不回来吧。”

“为什么不能现在说定？”

他不喜欢争吵，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喊一声“我走了，一会儿见”就溜出去。然后，“嗖”地！他就在楼梯里了。“嗖”地！她就只能把问题憋在喉咙里了。“嗖”地！他就只需在回来时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因为每次他总会回来。

“你看过招聘启事了吗？”

“看了……今天没什么有意思的。”

“你要真想找工作，没理由找不到。”

工作是有，但也不能饥不择食，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没对她说，因为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对话内容。他本该离开的，却像被磁铁吸住了一般定在门框里。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约瑟芬，我都知道。”

“你知道，但你不做任何事去改变情况。随便做什么都行，权当是给菠菜加点黄油^①……”他完全可以替她把话说下去，这套词他早已烂熟于心，“去看泳池，去网球俱乐部做园艺工，去值夜班，去加油站做加油员……”但他只记住了“菠菜”这个词，因为它在找工作的当下听起来很滑稽。“你就笑吧。”她嘟囔一声，向他投去芒刺一般的目光，“你一定觉得我这样跟你谈钱很乏味。先生想要一堆金子，先生不想为小钱操劳，先生想要得到尊重！而现在，先生只有一种存在方式，那就是去会他的美甲师。”

“你说什么，约瑟芬？”

“你很清楚我在说‘谁’。”

她现在已经完全转向他了，端着肩，手腕处缠着一块抹布，向他发出了挑衅。

“如果你指的是米莱娜……”

“对，我指的就是米莱娜……你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中午要不要小歇一会儿吃个饭？你是因为这个才不能马上答复我吗？”

“芬^②，别说了……再说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

太晚了，她现在满脑子全是米莱娜和他。到底是谁告诉她的？某个男邻居？某个女邻居？他们在这栋楼里认识的人不多，但若是要凑在一起说

①意指“改善生活”。

②约瑟芬的简称。

别人的坏话，人们很快就能交上朋友。肯定有人看见他走进两条街外米莱娜住的公寓楼。

“你们去她家共进午餐……她会给你准备乳蛋饼和绿叶色拉，简单清淡，因为她接着还得去上班，她……”

说到“她”时，她有点咬牙切齿。

“然后你们会小睡片刻。她拉上窗帘，脱下衣服扔在地上，钻进白色凸纹布的被子里，睡到你身边……”

他听得目瞪口呆。米莱娜床上的确有一条白色凸纹布的厚被子。她怎么会知道？

“你去过她家？”

她冷笑一声，用空着的那只手紧了紧抹布的结。

“哼，被我说中了吧！白色的凸纹布，百搭！既好看，又实用。”

“芬，别这样！”

“别什么？”

“别瞎想那些无中生有的事。”

“难道她没有白色凸纹布的被子？”

“你应该去写小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那你向我发誓她没有白色凸纹布的被子。”

怒火在他心中腾地燃起，他再也受不了她了——受不了她这副小学老师管教学生的嘴脸，整天指手画脚，指示你做什么，该怎么做；也受不了她那圆滚滚的背，那些既没样子又毫不出彩的衣服，那缺乏保养而泛红的皮肤，以及那又细又软的栗色头发。她身上的一切都散发出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小家子气。

“我最好在你把话题扯远之前走人！”

“你要去找她，对不对？既然你没勇气找工作，那至少拿出点勇气说实话，懒鬼！”

这两个字太过分了。他感到怒火全冲上了脑门，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把话甩出去，说了就没打算再收回：“对，没错！我是去她家找她，每天十二点半。她给我热比萨饼，我们一起吃，就在她床上，白色凸纹布的被

子里！我们掸开掉下来的渣，我解开她的胸罩，也是凸纹布的，我吻她，吻遍全身，她的全身！你满意了？别逼我，我警告过你了！”

“你也别逼我！如果你再去找她，就不要再回来。你收拾行李给我消失。反正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损失。”

他从门框上挪开，拔脚就走，像个梦游者一样回到了他们的房间。他从床底拖出一只行李箱放在床罩上，然后开始装箱。他掏空了衣橱中放衬衫的三格架子以及装T恤、袜子、短裤的三个抽屉，把衣物都放进红色滑轮旅行箱，那是他当年在“猎人公司”——美国一家猎枪制造公司——辉煌时期的遗留物。他做过十年欧洲区贸易经理，陪同那些富有的客户在非洲、亚洲、美洲的丛林和草原上狩猎。他当时对自己——这个总有古铜色皮肤、激情洋溢的白人男子——信心十足，和他的客户——地球上那帮最有钱的富豪——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他让别人叫他托尼奥，托尼奥·柯岱斯。这听上去比安托万更有男人味和责任感。他从未喜欢过自己的名字，觉得它太过柔和、太女性化了。在那帮男人——企业家、政客、悠闲的亿万富翁、某某的儿子——面前，他得显出自己的分量。他晃动着杯子里的冰块，脸上挂着宽厚的微笑，竖起耳朵听着他们的故事和抱怨，偶尔也插句话劝一劝。他观察着各路男女的表演，以及那些尚未长大就已沧桑的孩子们尖刻的目光。他庆幸自己能够常常出入这个圈子却并不真正属于它。“啊！金钱不能给人幸福。”他常常这么说。

他薪水很高，年底最后一个月拿三个月的薪水，社会保险丰厚，休假日几乎是法定假期的两倍。每当他回到位于库尔贝瓦的家中都感到很幸福。住宅区建于九十年代，专门为像他这样的年轻高层管理人员设计。他们还没足够的财力住在巴黎市区，于是在塞纳河的另一岸等着有朝一日能搬进那些好街区，这样便可在夜里欣赏首都的灯火。住宅区的公寓楼旧得很快，不易觉察的锈迹从阳台蔓延到房门，昔日明黄色的遮帘如今也被太阳晒褪了颜色。

每次出差回来，他从不预先通知。他推开门，在玄关稍候，然后用一声短促的口哨宣布：“我回来了！”约瑟芬沉浸在她那堆历史书中，奥尔唐丝向他跑来，把小手伸进他的口袋找要给她的礼物，佐薇开心地拍着手。

两个小女孩都穿着睡衣，一个粉色，一个蓝色，漂亮放肆的奥尔唐丝总能牵着他的鼻子走，圆滚滚的佐薇像个贪吃的瓷娃娃。他弯下腰，把她们拥在怀中，反复说：“啊！我亲爱的宝贝！啊！我亲爱的宝贝！”这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有时当他回想起前一天的另一种拥抱时会感到一丝愧疚……他把她们抱得更紧，回忆也就烟消云散了。他放下行李，投入英雄角色的扮演中。他编一些打猎和布置陷阱的故事：他用刀子结果一只受伤的狮子，拿绳索套住一只羚羊，还把一条鳄鱼打晕过去。她们盯着他，目瞪口呆。只有奥尔唐丝老是急不可耐地问：“那我的礼物呢，爸爸？我的礼物呢？”

一天，猎人公司被人收购，他失业了，于旦夕之间。“美国人就是这样，”他对约瑟芬解释道，“周一你还是贸易部经理，坐拥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办公室。可周二你就得登记失业！”就这样，他被炒了鱿鱼。解雇赔偿金很高，一段时间内还能确保他继续负担公寓、孩子上学、语言课、汽车保养、去冬季运动场度假等种种开支。他并不担心。他又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况且他并非等闲之辈，很快就会找到一份新工作。当然不能随便打份工，得是个好职位……后来，他原先的同事们一个个都找到了新工作，接受了比以前低的薪资待遇和职位，甚至有些人还跑到国外去讨生活，只剩下他还在浏览各种求职信息。

而今，积蓄告罄，他的乐观开始动摇。尤其是夜里，他在凌晨三点左右醒来，静静地起床，打开客厅的电视机后给自己斟一杯威士忌。他躺在长沙发上，一手揪着电视遥控器，一手端着酒杯。即使到这个时候，他还坚信自己很强，很聪明，天生敏锐。当他看到同事们犯错时，他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在想：啊！换了是我绝不会出这样的纰漏！我，心明眼亮！当他听到公司可能被收购和裁员的传言时，他对自己说，凭你在猎人公司十年的资历，这份工作稳定着呢，他们不会这样随便开除你的。

结果，他属于最早走路的那批人。

他甚至是最早被辞退的那个。想到这里，他气得攥紧拳头往裤子口袋里一插，口袋里布吃不住力，“嘶”的一声裂开了，尖锐的撕裂声让他牙酸。他做个鬼脸，摇摇头，想转回厨房找妻子，问她能不能补，但旋即想起自己正准备离开她。正在收拾行李的他把口袋翻出来：里布已经破了个大洞。

他跌坐在床上，盯着鞋尖。

找工作叫人灰心：在招聘者眼中，他的存在不过是一封再平常不过的求职信。躺在米莱娜的怀里时，他这样想道。他同她讲日后自己做了老板要如何如何：“凭我的经验，”他解释道，“凭我的经验……”他见过世面，会说英语和西班牙语。他懂会计，可以忍受严寒酷暑、灰尘雨水，甚至蚊虫侵扰。她听着并相信他。她有点父母留给她的积蓄。而他还没有选定米莱娜，事实上，他尚未完全放弃另找一个更为可靠的女伴去冒险的幻想。

他是在陪奥尔唐丝去美发院时认识她的，那天是奥尔唐丝十二岁生日。米莱娜被小女孩的从容淡定镇住了，主动提出帮她修指甲。奥尔唐丝把双手递向她，仿佛赐予了她一个偌大的恩典。“您女儿真是位小公主。”当他来接女儿时，她这样对他说。后来只要她有空，就会给孩子修指甲，奥尔唐丝离开时总是张开手指欣赏自己亮闪闪的指甲。

和米莱娜在一起，他自我感觉很好。这个充满活力的金发小女人，要多温柔有多温柔。她有些拘谨、腼腆，但这让他感到自在和安心。

他取下西装，每一套都是最好的剪裁、最好的面料。是的，以前他有钱，而且不是少钱。他也喜欢花钱。“以后我还会有的，”他大声说道，“四十岁，老伙计，你的生活还没结束！从没结束过！”他很快就收拾好行李。但他找袖扣时故意翻箱倒柜弄出很大的动静，希望约瑟芬听到后过来求他留下。

他走到厨房门口时停了下来。他等了一会儿，还是希望她能让一步，做点妥协……但她一动不动。于是他转过身，向她宣布道：“那……好了！我走了……”

“很好。你可以留着钥匙。你肯定有东西落在家里，以后还得回来拿。记得来之前通知，免得我在家。这样更好……”

“你说得对，我会留着……你打算怎么跟女儿们说？”

“我不知道，还没想好……”

“我希望你跟她们说的时候，我能在场……”

她把水龙头关掉，身体靠在水槽上，但始终背对着他，说：“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我就把实情告诉她们。我不想撒谎……这件事本身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

“但你要对她们说什么呢？”他不安地问。

“实话。就说爸爸没工作了，爸爸身体不好，爸爸要换换空气，所以爸爸离开了……”

“换换空气？”他松了一口气，喃喃重复道。

“对！换换空气。”

“嗯，换换空气……只是暂时的。这样就好。”

他不该靠在门上，留恋感再次袭上心头，让他脚下仿佛生了根般无法动弹。

“走吧，安托万。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算我求你，走吧！”

她转过身来，用目光示意他看地上。顺着她的目光，他看到搁在脚边的滑轮行李箱。他把它彻底忘了。看来这是真的：他要离开她了！

“好吧……再见……如果你想找我……”

“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有事会打到米莱娜的美发院留言。我想她总会知道你在哪里吧？”

“那些植物，每周要浇两次水，还得施肥……”

“植物？让它们都去死！我才懒得费神。”

“约瑟芬，求求你！别这样……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留下来……”

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耸耸肩，拎起行李箱朝门口走去。

这时她才哭了起来。她抓着水槽边沿，无法抑制地哭着。她的背因抽泣而抖动。她哭，为这男人走后留给她生活的空洞哭泣。十六年的共同生活，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人，她两个孩子的父亲；她哭，为她年幼的女儿们哭泣。她们再也不会有安全感，再也不会有双亲呵护的惬意了；她哭，为她自己哭泣。想到从此孤身一人，不禁心下惴惴。家里的账是安托万算的，税是安托万报的，公寓贷款是安托万还的，车子是安托万挑的，水管堵了也是安托万疏通的。这些事她以前都推给他做，自己只负责家务和两个女儿的学业。

电话铃声把她从绝望中拉了出来。

她吸了吸鼻子，拿起电话，擦干眼泪。

“是你吗，亲爱的？”

是她姐姐伊丽丝。她的声音总是这么欢快、富有感染力，好像她正在负责超市里的促销活动。伊丽丝·杜班，四十四岁，棕色皮肤，身材高挑苗条，一头黑色的长发如同寡妇的面纱。伊丽丝^①得名于她如两湾湖水一般的眼睛。当她们还是小孩时，走在街上常有人拦住她：“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人们盯着她深邃、透着紫色和淡淡金色光泽的眼眸看得出神，“这不可能！亲爱的，快来看哪，从没见过这样的眼睛！”伊丽丝任由别人盯着自己看，直到虚荣心得到满足，才牵着妹妹的手吹着口哨离开，“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真是大惊小怪！出去旅行见见世面吧！”最后这句话让约瑟芬听得很快乐，她张开双臂，转着圈模仿直升机，边笑边嚷嚷。

伊丽丝，想当年她风云一时，不仅是引领潮流的时尚达人，而且学业优秀，所有男人都为她倾倒。伊丽丝的人生不是过日子，不是呼吸，那是一统天下。

她在二十岁那年赴美留学，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念电影专业。她在那里待了六年，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得到拍摄一部三十分短片的机会。每学年末，只有最优秀的两名学生可以得到一笔预算拍电影，伊丽丝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名获奖者是个年轻的匈牙利人，阴沉粗野、身材高大。他趁受奖之际在幕后吻了伊丽丝。这则逸闻留在了家族年鉴上。伊丽丝的未来已昭昭然刻印在好莱坞的比弗利山上。但是一天，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任何人预见到这一重大的人生转折——伊丽丝结婚了。

还不到三十岁的她，刚赢得圣丹斯电影节的一个奖项，正准备拍摄一部众人推许的长片时，却突然从美国打道回府了。虽然一个制片商已经原则上同意投资……但伊丽丝放弃了，没有说任何理由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她回到法国，嫁人了。

婚礼那天，她身穿白色婚纱，站在市长和神父面前。市政大厅里人满为患，不仅加了椅子，还允许人坐到窗台上。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期待她把婚纱抛到空中，光着身子出现并大喊：“一场玩笑罢了！”就像电影里那样。

然而这种场面并没发生。

^①伊丽丝（Iris）在法语中指虹色或鸢尾花。

她好像把全部心思都扑在那位菲利普·杜班身上，那个穿着燕尾服的幸福男人。“他是谁？”宾客们一边偷偷打量他一边打听。没人认识他。伊丽丝说他们在飞机上相识，那真是一见钟情。显然，这位菲利普·杜班是个美男子。只要看看女人们垂涎他的眼神就可以断定他是地球上最英俊的男人之一！他在妻子的众多朋友中鹤立鸡群，散漫中带着一丝倨傲。“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做生意……为什么这么快结婚？你觉得……”因为没人有确切的消息，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新郎的父母和儿子一样，也用有些不耐烦的傲慢神情看着周围的人群，让人还以为他们的儿子结的不是一门好亲事。宾客们失望地散开。伊丽丝不再是大家娱乐的话题也不再让人浮想联翩。她成了极其平凡的普通人，这事发生在她身上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一些人从此不再见她。她被罢黜了，她的皇冠滚落在地。

伊丽丝宣称对此并不在意，就像不在意她人生的第一个奶嘴一样，她决定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她的丈夫。

菲利普·杜班是个稳打稳扎的人。他开了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和巴黎、米兰、纽约及伦敦的几位大律师都有业务往来。他个性古怪，只爱打棘手的官司。但他成功了，而且还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无法像他一样。他的座右铭很简练：“有志者，事竟成。”倒在大大的黑色真皮扶手椅上的他伸展胳膊，压压手指，看着对话者如是说道，好像这是条至理名言。

他最终影响了伊丽丝，后者在她字典中也划掉了疑惑、焦虑、犹豫这些词汇。伊丽丝变得坚定而充满信心。一个品学兼优的儿子，一个会赚钱养家的丈夫，一个人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妻子。伊丽丝依然美丽、机灵、迷人，偶尔做一下全身和面部按摩、慢跑、打网球。她的确很闲，但“有些女人闲得无聊，有些女人则闲得充实。闲也是一门艺术。”她这样说道。显然她属于第二类女人，而且对那些闲得发慌的女人打心眼里瞧不起。

我多半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听着姐姐机关枪似的喋喋不休，约瑟芬这样想道。伊丽丝此刻正在谈她们的母亲。

每隔一周的周二，伊丽丝都要接待母亲大人晚餐，她们在那晚必须好好伺候长辈。这些家庭晚餐需要洋溢着幸福和欢笑。当然了，安托万每次都能成功找到借口缺席，以免和她的家人碰面。他受不了菲利普·杜班和

他说话时的诸多讲解——“COB，就是证券交易所，安托万。”也受不了伊丽丝和他说话时的神情，那种神情让他觉得自己是粘在她浅口薄底皮鞋底上的一块被人嚼烂了的口香糖。“当她向我问好时，”他抱怨道，“我感觉她在用微笑隔离我，甚至想把我隔离到另一个空间！”伊丽丝的确一直看不起安托万。“告诉我你丈夫怎么样了？”是她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每次都让约瑟芬答不上来。“还是没着落。”“是吗……这么说问题还没解决！”伊丽丝叹了口气，接着补充道：“你想这问题能怎么解决？他就是个眼高手低的人！”我姐姐最假惺惺了，约瑟芬边暗自腹诽，边用耳朵和肩膀夹住听筒。当伊丽丝开始对谁表现出一丝同情或冲动时，她一定会去查家庭百科药典，因为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

“不舒服吗？你今天早上的声音有点怪……”伊丽丝问。

“我感冒了……”

“对了，我想说的是……明天晚上……和妈妈一起吃饭……你没忘记吧？”

“是明天晚上？”

她完全忘了这回事。

“不会吧，我亲爱的，你的心思跑到哪里去了？”

要是你知道……约瑟芬边想，边用目光搜寻纸巾来擤鼻涕。

“回到这个世纪来吧，别管你那些行吟诗人了！你太心不在焉了。和你丈夫一起来，或者他又找到什么开溜的借口了？”

约瑟芬苦笑一下。就这么说吧，她心想，开溜也好，换换空气也好，蒸发了也好，化作烟云消散也好。总之，安托万正在变成会逃逸的气体。

“他不去……”

“也罢，那得编个新理由哄我们的母亲大人。你知道她不喜欢他缺席……”

“说实在的，伊丽丝，要知道我已经费尽心机！”

“你就是对他太好了！换作我，早把他扫地出门了。也罢……反正你就是这性子，改不了了，我可怜的小宝贝。”

现在是同情。约瑟芬叹了口气。从小她就是“芬”，白色的丑小鸭，小

知识分子，有点没心没肺，和图书馆里那些不会打扮、满脸痘痘的才女们一样，只有在钻研深奥论文、复杂词句以及冗长的研究时才感到自在。那个门门考试成绩优异，却不会画眼线的女孩；那个下楼时扭伤脚踝，只因为边走边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是把烤面包机的插头插进水龙头里，只因一门心思在听法国文化台一档关于东京樱花节目的女孩；那个深夜挑灯、伏案苦读的女孩，而她姐姐却外出玩乐、满脑子古灵精怪、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伊丽丝这样，伊丽丝那样，我都可以就此写一出歌剧了！

当约瑟芬考到古典文学教师资格证书后，母亲问她日后的打算。“我可怜的小宝贝，这能带给你什么呢？在巴黎郊区的中学里给学生们当活靶子？还是在一个垃圾箱盖子上被人非礼？”当她继续学业，完成博士论文，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后，她接受的依然只有质疑和非议：“《法国十一、十二世纪的经济飞跃和社会发展》，我可怜的宝贝，你想想谁会对此感兴趣呢？你还不如写一部关于狮心王理查或腓力二世的八卦传记，这才吸引眼球呢！还可以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好回报我辛辛苦苦花钱供你读这么多年书！”然后她像焦躁的蝮蛇一样用信子发出咝咝声，末了耸肩叹道：“我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女儿？”母亲大人总在问自己这问题。从约瑟芬刚学步起就开始了。她的丈夫，吕西安·普利索尼埃通常回她一句：“是鸛鸟^①弄错了宝宝。”这句话根本不好笑，最终他也彻底地默不作声了。某个七月十三号晚上，他把手放在胸口，在去世前只来得及说一句：“现在离国庆日^②放鞭炮还有点早。”约瑟芬和伊丽丝当时分别才十岁和十四岁。葬礼非常壮观，母亲大人庄重威严。她有条不紊地处理几乎所有的细枝末节：置于棺木上的白色长花束、莫扎特的送葬曲、每个家族成员的悼文。昂丽耶特·普利索尼埃拷贝了杰奎琳·肯尼迪的黑纱并要求女儿们在棺木放入墓穴前亲吻它。

约瑟芬也常常问自己，怎么能在这个自称是她母亲的女人肚子里待满九个月？

当她被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录用的那天——一百二十三位应聘者中只有三人入选！——她马上打电话向母亲和伊丽丝宣布这个好消息，她不得不

①法国的民间传说中是鸛鸟把婴儿带到人间。

②法国国庆日是每年7月14日。